味辟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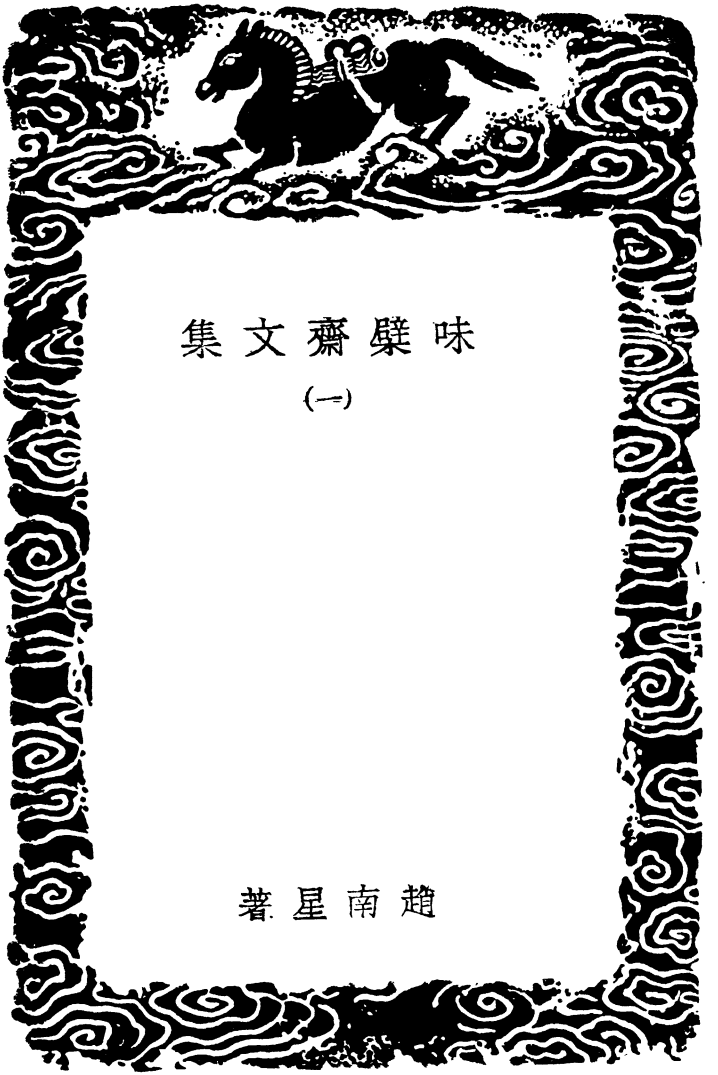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辟齋文集

(一)

趙南星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味檗齋文集目錄

卷一……一

奏疏

覆陳給事容淳條陳疏 以下銓曹疏

覆吳給事訪册疏

再覆前疏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覆京察拾遺疏

拾遺回話疏

覆陳侍御整頹綱疏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覆呂府丞奏辯疏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覆李掌科陳未妥事宜疏
覆顧侍御條陳幷論張少司徒疏
覆吳侍御論劾疏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請朝講疏 代作
辭太常疏
辭工部疏

申明憲職疏 以下總憲疏
感激聖明務在必舉疏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救徐驗封疏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繫時事疏
按臣舉劾有異疏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鬻疏
酌議臺臣陞轉疏
叅劾無知按臣疏
自陳不職疏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卷二……四九
奏疏
辭吏部第一疏 以下典銓疏

辭吏部第二疏
愚臣誤蒙簡任願以全力盡職業疏
再剖良心責己秉公疏
議裁代歷濫糧疏
朝覲合行事宜疏
重地需人不宜議裁疏
舉用名德舊臣以光聖德疏
衰遲宜去疏
敬陳銓政無辱部體疏
革乞恩宻選恤困窮疏
典銓不能用人疏
催補官員疏
議增司屬疏
勞臣軍功疏

卷三……八九
司官不肯爲用疏
衰病不能供職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言官阻抑用賢疏
老病必不能留疏
老病已不能留疏
懇祈聖恩惜老臣之性命疏
籲天求去疏
蒙恩再出力挽干進疏
衰殘已不能留疏
鼓舞士氣安民生疏
年老智昏認罪求去疏
辭朝疏

書簡
與申相公老師
與艾先生
與趙定宇
與吳復菴
與趙定宇
答于前渚
答陳南濱
答錢太府
答張還樸
與陳心老
答蘇見韋
答周山泉
答茹歷山

答王崥竹
答李雍野
答呂渭陽
答胡雅齋公
答李于田
與張還樸
與王四槐
答周元孚
答饒北宗
答許南台
答熙亭老師
答陳光宇侍御
答周衡陽巡撫
答周山泉巡撫

答何中寰侍御
答張仁軒
答鄭崑巖
答沈繼山
與楊止菴
與聶侍御
與張還樸
與侯亮宇
答蔡聞吾
答朱虞封
答張傅野
答高雲從
答馮元靖
答李克菴

答傅商盤
答成益齋
答葉龍潭
答蔡聞吾
答彭念吾
答陳心穀太宰
答郭希宇
答劉健菴
答傅湯銘太史
答高鳳翥兵部
答陳稚登大學
答李雍野督學
答李夢池開府
答汪練溪

答黃僉憲名廷寶
又
答段二室名猷顯
答謝侍東
與李漸老
答馮元靖
答朱寄和
答李夢池
答王懋欽
答王恒叔
答劉直州
答劉孔源
答馬鍾嵩
答馬攜菴

答劉直指
答張生楨
答胡思柏
答楊道行
答江念所
答蔡拱朋
答歐陽宦諸
答沈日孳
答譚岳南
與王宏陽
答顧沖菴
答魏見泉
答劉晉川中丞
答馮元靖

答孫文融
與賈洛濱
答汪練溪
答丁勺原
答韓念橘
答沈繼山
答白鷄澤起旦
答王太初
卷四……一二九
書簡
答張仁軒
答魏見泉
寄賈封君
答常誠所

答李克菴
答崔振峯
與南弦浦
與趙山甫
答魏見泉
答吳安節翁
答秦眞定
與崔樅窻
與于景素
與江纘石
答顧襟宇
與崔樅窻
與張文石
與吳安老

與龍震初
答馬明河
寄吳安老
答孫文融
答馬明河
答周懷魯
答謝玉齋別駕
與段青園
答章華宇
與馬明河
與盛成西兵憲
答沈太素
答孫文融
答歐陽宜諸

答喬聚所
與曹掌科
答熊芝岡推官
答徐匡岳
與汪練溪戶部
與薛玄臺
與胡光祿
與孫文融
與沈繼山
與劉欒城
與陸西源
與宋可泉
答曹掌科大咸
與顧涇陽

與高景逸
與諸敬陽
答曾太宰
答韓子端
答沈晴翁先生
答丁愼所
答劉健菴
與梅大庾
與王晴江
答譚岳南
答汪澄源
答魏陽武
答黃固始
答張似洲

與吳二府
與何甯晉
與李于田
答周鶴陽
答姜肖鳳
答王長清
與李九我諸公
與王射斗
與岳石梁
答梁衆甫
答蹇制府
答張滄西
與劉石閭
與趙準臺

與傅商盤
與李玄白
與李九我
答吳徹如
與姜養沖
答段幻然掌科
答陸季高
答喬聚所
與奏記傅按臺
與傅按臺
又
復王撫臺論大戶書
答楊止菴
與申瑤泉先生

卷五……一七一
序
兩漢書選序
嘉祐集選序
離騷經訂註序
毛詩類鈔序
重刻祥刑要覽序
刻花草稡編序
教家二書序
高邑縣志序
闡幽錄序
明十二家詩選序
上醫本草序
大學中庸正說序

羅近溪先生語錄鈔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黽記序
鄒爾瞻先生文集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浮雲子山居稿序
中山學約序
竹雪亭集序
周元合文集序
正心會選文序
葉相公時藝序
張緯典時義序
喬章甫時義序
王惟則時義序

呂輔季制義序
張質餘時義序
邑父母晉侯時義序
四書會解序
砭己名言序
四書獨證序
乃寤錄序
李于田詩集序
蘇杏石先生詩集序
范長公詩集序
花萼堂吟稿序
五嶽誌詠序
嵩吟序
蕭季馨北征詩序

穆仲裕詩序
雅什流風序
孔諫甫詩序
涉園詩序
三溪先生詩序
汪敬仲遠遊集序
蘇子哲詩序
馮繼之詩序
漕撫小草序
治河奏疏序
史太常三疏序
周中丞疏稿序
司銓奏草序
趙仲一先生滕縣政事錄序

高存之家譜序
張氏族譜序
張曰肩漫著序
終慕錄序
劉母榮哀錄序
正心會示門人稿後序
卷六……二三七
序
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
送浩翁錢老先生巡按四川序
送沈老公祖總憲山東序
送郡公祖二翁魏公被徵北上序
送邑父母柏翁晉公入朝序
送邑大夫環翁金公之吉安序

送胡清宇老先生令介休序
送鹿門雷公之連城序
送邑尉父母寶吾周公序
送金思元公之漢川序
贈魏允和就教序
贈張赤巖序
賀大名世逢翁張老公祖晉位副都御史序
賀哲翁游老公祖晉秩久任序
贈郡伯後翁劉老公祖入覲序
送臨城邑父母象翁王公入覲序
送州大夫紹翁范老公祖入覲序
賀沖白周公考最榮封序
賀郡公祖二翁魏公考績序
賀邑父母疊翁晉公考績序

賀獻翁喬老父母考最序
賀曲陽父母明翁許公奏最序
賀欒城劉公榮被恩典序
賀欒城劉侯榮被恩典序
賀邑大夫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邑父母澄源丁公考最恩褒序
賀王心翁先生考績榮膺敕命序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賀邑父母柏翁晉公榮薦序
賀邑父母月翁張公應薦序
賀象翁王公榮薦序
賀惟則膺薦序
賀澄翁父母丁老先生膺奬序
贈一峯張廣文膺奬序

卷七……二八五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衢左翁八十序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賀賈元禮食廩序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賀劉士美入學序
學呂鶚叔舉孫序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送雷鷺洲歸里序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贈俞叟序

王母趙節婦序
卷八……三二五
記
眞定府修學記
無極縣修學記
贊皇縣遷學記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重修恆陽書院記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重修神武衞記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柏鄉令張公祠記

蜀中採木記 代作
居易堂記
大友堂記
思黨亭記
雕橋莊記
宿修武記
卷九……三五二
傳
明侍讀學士復菴吳公傳
李太公傳
韓太公傳
晉府典膳孫公傳
紹庭王公傳
鄒先生傳

陳貞父傳
李節婦傳
姚節婦傳
陳貞婦傳
郜節婦傳
鍾節婦傳
江母汪節婦傳
高能傳
張守清傳

卷十……三八一

碑表
關王廟碑
明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見泉魏公碑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沖管公墓碑

明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碑
明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雷公國柱墓碑
明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慕竹延公碑
明勑贈吏科都給事中繼川魏公碑
明敕封禮部祠祭司主事義軒張公碑
明高唐州吏目趙公繼室李節婦墓碑
明羅母何孺人墓碑
明封文林郎呂公墓表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李公碑
卷十一……四一三
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誌銘
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誌銘
明正議大夫巡撫甯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明太常少卿王公墓誌銘
明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誌銘
明光祿寺少卿馮元靖墓誌銘
明敕贈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李公暨元配袁太安人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禮科給事中翼野曹公暨配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正人兵部職方司郎中張公墓誌銘
卷十二……四五
墓誌銘
明文林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福建江西道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柱石王公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胡公墓誌銘
明亞中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理南盧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山東新城令鴻溟馮公墓誌銘
明故封文林郎雙洲馬公墓誌銘

明贈奉直大夫知州張公暨配滑太宜人墓誌銘
明故安定縣知縣敬菴王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朝邑縣知縣郭公暨配申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敕封文林郎滎陽令柏庵張公墓誌銘
明敕封文林郎永城縣知縣魏公暨配馮趙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鴻臚寺序班焦公暨配王李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解元馮仲昌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潁川許公墓誌銘
明孝廉曹仲子墓誌銘
明張曰肩墓誌銘
卷十三……四八七
墓誌銘
明太學徵野張公偕配郗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張公暨配种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太學生魏元伯墓誌銘
明武學司訓馮公墓誌銘
明故邠州學正王公暨配兩趙孺人墓誌銘
明甯陽教諭郭君墓誌銘
明故浮山縣訓導紹峯張君墓誌銘
明誥封武德將軍淮陽王公墓誌銘
明文學馮季壯墓誌銘
明文學郭長公暨配焦孺人墓誌銘
明文學張實甫墓誌銘
明文學劉公墓誌銘
明敕封胡孺人墓誌銘
明敕封周母徐孺人墓誌銘
明張母郗碩人墓誌銘
明處士端吾史翁墓誌銘

明處士張著甫墓誌銘
卷十四……五二一
行狀
明兩浙鹽運司轉運使劉公行狀
明封文林郎知縣喬公暨配王孺人行狀
王先生行狀
祭文
祭李于田文
祭大司馬健菴劉公文
祭魏中丞文
祭魏懋權文
祭雷慕菴年兄文
祭郭草堂憲副文
祭曰肩張孝廉文

祭馮蓋軒公文
祭常誠所馮衡洲王鍾嵩文
祭魏太公文
祭李太公文
祭崔封君文
祭明誥封李老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孫母司太恭人文
祭李杞泉文
祭內兄馮伯亨文
卷十五……五四九
遺筆
漢高祖
先主取益州
曹操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
正統一統論
唐太宗
宋文帝

味檗齋文集卷一

明高邑趙南星著

奏疏

覆陳給事容漳條陳疏 以下銓曹疏

一杜私交

前件、臣等看得相臣之有私人。非爲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於心。所爲皆私。君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得私人。顧勢之所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談東郭之祭。遇君子則稱西山之薇。上好承順。則烟視媚行。上喜氣節。則抗顏强項。是以賢者容或爲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伏乞聖裁。

一禁辯詰

前件、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明旨。不許奏辯。然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臣。而大臣亦不自重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論之者多極其汚詬。非皆無厚道也。世不明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甚。則人皆

曰此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事皆實然後不可爲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之重也然其爲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定何待自辯而後明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存長厚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之汚詬爲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朝政之外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必置辯以滋多口至於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也伏乞聖裁

一辯建言

前件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於人之不得言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朝令甲並無禁諸司言事之例即皮作局大使百戶舍人之言太祖亦嘉納之然則進言者祖宗朝之常事也邇年厲禁嚴罰適爲好名者之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以自匿既而挾之以恣睢信如有科臣之所言者今欲祛此弊莫若虛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虛心以察其人之賢不肖欲虛心以察之莫若明其爲常事人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則豈惟不必禁而已禁而不言智愚無別言之是非吾以觀其識見言之有爲無爲吾以觀其心術言之俗雅吾以觀其蘊藉則言固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廢顯斥何恣睢之得爲伏乞聖裁

一別競靜

前件、臣等看得世之趨於利欲久矣、競者其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於職業、何足稱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闇然自修之士、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清正之操、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捍、而徇人干託、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嘗共以爲戒者也、伏乞聖裁、

一懲舉刺

前件、臣等看得我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於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主上畀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於此、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即如科臣所云、鹵莽於耳目之託、已爲不可、況乎憑一己之私怒、肆行參論、而又惡人之昭雪、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伏乞聖裁、

一省巡歷

前件、臣等看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奉有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周、原不爲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屑屑較計於廚傳之間、少不當心、辱官笞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供應、所費不

貲甚乃受有司之餽謝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彼往此還蓋目覩其害有激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墅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卽宜參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甯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伏乞聖裁

一旌循良

前件臣等看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已欲人爲善不過務白是非而已遡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本出於小民之意今往往政無遺愛徒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自結納或其人屬託爲之棟甍壯麗累害小民甚者以貪酷去亦欲血食其土民或乘夜汚毀鎖扉偵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故眞出小民之意者尤足貴也科臣欲於遭撤斥者略倣漢事賜璽書褒之其既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意甚美但褒之於旣斥不若褒之於未去洪武間曾以勑書勞平陽知縣張礎矣間一行之以激厲人心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正撫按失刺之罪至於祀典贈官原有定制种岱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於民思久而不置者檄入名宦祠復命之日將其人惠政主名另爲一揭報之臣部及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司不能力拄或先意迎合撫按官卽併叅劾撫按官聽人囑託輕入名宦以汚俎豆

聽該科糾舉伏乞聖裁。

覆吳給事訪册疏

看得兵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吳鴻功題稱京察訪册不列本部四司之名謂臣等以私意沿弊習要行添正一節爲照本部京察事例一切舊規皆自簿籍開載十月以前所送科道刻板訪册係司官自送不列司官之名至十月中送閣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訪册係堂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相沿已久臣等愚淺莫知其故竊意朝廷以黜陟之事畀之臣等臣等不肖不足以當之然業居重地矣若一二屬吏之不能知何言銓敍百官科道之册不列四司或繇於此然閣院大臣非不咨訪也歷年京察非四司都無降黜也臣等智小謀大不明之罪諒無所逃至於秉公一念則天只日居實鑒臨之自設部以來前臣之勝於臣等者不少職掌故事自有深意臣等曷敢輕變至於邵仲祿之清節苦心臣等所親見鄒觀光之好修任怨君子如王汝訓張一元等皆盛稱之臣等自反不敢有私於二臣也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

再覆前疏

臣等前疏止據隆慶以來見行事宜題覆今奉旨再查得訪册之事原非定自令甲顧部中相傳則已久矣往時京察年分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司官將六年內應該考察官員親自書寫職名單密託吏科都

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爲咨訪回報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訪單意也隆慶以後乃有刻板訪册以使博訪然亦止送科道首事二臣復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與之聽其轉送此近日板册之所繇始也然其不列銓屬則仍前也以非定自今甲故雖訪單之始亦無從查其爲何年以相傳久故銓屬之名亦非列自昔年而何年始不列且非特科道訪册不列司官之名即臣等堂上官之於司官亦不令其互訪惟臨時親定其去留耳今部院大臣有曾爲本部侍郎者有曾爲司官者一一可問也蓋我朝六卿之制取法成周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地本甚重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輕一二屬吏不假手而定去留從來則然亦不以臣等之不肖而遂爲不可司官人數不多事任頗重過自難掩臣等誠愚固亦不待外訪也聞昔訪册之初刻也有識者謂此甚祕密往所造膝而問拊膺而書者今刊刻徧送意則公矣事未善也然繼之者遂不敢改恐人之議其私也今遂爲行私之證矣蓋作法之難如此計典至重芥先年所有一人起而廢之彼時科道必不能容恐亦不俟今日此頗易明第恐旁觀者不察以臣等大典未舉私端已見則臣等之罪甚大安敢復言考察用是不憚瑣屑據實覆請合候命下臣等遵奉行

覆新建張相公定國是振紀綱疏

看得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張位目擊世道人心之日非歷數其大壞極敝之狀而歸咎於士大夫小廉曲謹不肯爲朝廷任事欲定國是振紀綱以挽回之其詞甚直其意甚銳臣等竊惟國之有是衆所

共以爲是者也。衆論未必皆是。而是不出於衆論之外。夫論至於衆。則必有合吾意者。亦必有不合吾意者。合有二。有迎合。有暗合。要之天下自有眞是。不在乎合吾意與否也。若非至虛至明。徒就衆論之中。取其合吾意者而決行之。以爲定國是。於是衆譁而不服。朝更夕改。從此生矣。輔臣欲以後凡遇軍國大事。俱聽九卿科道會議。各書所見。該部院類奏。取自上裁。則誠定國是之術也。然事應會議者自不常有。至於會推。則時時行之。大臣才品久定。公論素明。當會推時。九卿科道務要直言可否。即不必衆擬類奏。而爵人於朝之意得矣。紀綱者。總領人羣之名也。故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一引其紀。萬目皆起。紀綱人羣。必繇道德。若反道悖德。而挾空名分以壓其下。卒致決裂橫潰而不可收拾。則有不忍言者何則。以爲無怪其然。是教人以亂也。將以名分罪之。則彼有所執以爲詞。故不若防之於未亂。宜如輔臣所云。重糾察之令。內而部院科道。外而撫按。互相覺察。堂官嚴防屬官。司道各嚴防守令官。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縱。以致屬下舉首。百姓告發。俱當連坐。則誠振紀綱之術也。然所謂不公不法。亦須顯跡久著。堅不糾劾者。方許屬下舉首。其爭先劾名者。仍罪無赦。行之此二者。世道人心庶可漸正。然國是者。皇上之國是也。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紀綱也。振之自皇上始。必勤於聽政。而後可以定國是。必愼於用人。而後可以振紀綱。臣等請言聖人之事。昔者孔子之稱舜曰。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夫問察不遺。何其勤也。惡者隱之。必不以言爲罪。約多端而爲兩。約兩端而爲中。此其心豈一息

暇逸哉。必如是而後國是可定也。詩之咏文王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而其卒章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之槱之。能官人也。賢人布列。德政之美。如玉如金。而四方之人。豈有侮上恣行者乎。伏惟皇上聰明天縱。足爲虞舜周文。而四方未風動。華夏未修和。臣等私竊惑之。伏願皇上時御朝講。數見大臣。勤理萬幾。務求至當。至於臣工之賢否。留意咨詢。臣等中尤不肖不能率屬者。乞賜罷斥。其忠直有望之士。許該部一一推用。則國是自定。而紀綱自肅矣。不然。皇上深居不出。章奏之行止。推舉之用否。天下方眩惑而莫知其所繇。而何以定國是。振紀綱哉。輔臣之疏。意在挽回世道人心。百官萬民。屬耳注目。臣等不敢略有隱默。謹具覆請。伏惟聖明採擇其中。勑下臣等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停論劾以重大典疏

題爲京察期近。議停論劾。覆疏以重大典事。照得萬歷二十一年。復當考察京官。五品以下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陳。俱聽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遺。及自陳倖留者。科道官方行糾拾。此定例也。考察先期。大臣宜靜聽自陳。庶官宜靜聽考察。科道官亦宜徐俟拾遺。衆首共棄。何必自我發端。究竟不容。當能稍延旬日。此蕩蕩平平之道也。乃今有不盡然者。先是臣等與都御史李世達、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等言。大察非遠。論劾益多。恐拾遺之時。人數不足。以致搜抉太過。流爲刻覈。非所以

將明皇上之恩厚。而宣贊淳理也。宜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論劾之疏。一切不覆。以待大察。然未經題明。人心不一。今計期益迫。論劾不已。臣等才識短淺。拮据京察之事。自無暇題覆諸疏。但慮諸臣急於效忠。不暇深思。此後復有論劾。益非事體。且考察拾遺與所論同則已耳。若經論劾而考察拾遺皆弗之及。則在論人者。以爲本部竟寢其疏。在被論者。亦以本部未爲覆留。不安其位。甚屬不便。相應具題。合候命下。行令科道官。以後毋復有所論劾。其鈔到者。一切不覆。俱候考察自陳。取自上裁。所劾之人。果係公論不容。而考察自陳未去者。不妨仍作拾遺之數。以後凡遇京察年分。自十二月初一日爲始。即不許有所論劾。伏候聖裁。

覆京察拾遺疏

看得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人之爲善爲姦。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於容姦。而擊姦者易至於棄才。此二者皆甚不可。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訪。未能一一眞知。然以人之知不可爲己之知。故耳雖聞之而心或有疑。甯缺之以待將來。不敢遽議去留。今臺省諸臣所糾拾者。臣等亦不敢自欺而行其所疑。吏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主事虞淳熙。澹素虛靜。博通玄覽。臣等以爲奇士。用作司屬。竊慶得人。先是頗聞原任禮部郎中姜鏡。廣

播讒言傾危名士淳熙與焉以致臺省風聞交章糾拾宜共昭雪以成愷悌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少有才譽志慕賢豪當甫夏之變銳於任事不無率易之過至目爲貪險恐未必然矧今西事底平羣方悅豫朝廷且論功行賞而本官以勞被黜無乃非忠厚之至乎若兵部職方司主事袁黃文藻著名而人不滿其行辯言傾聽而人多疑其心此則近於有才而姦者矣但其被指之事多係居鄉當官未聞顯過遽難議斥似應以浮躁降用者也此三臣者雖皆郎署小臣但事干大典尤宜愼重且袁黃奉旨贊畫征倭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緣係糾拾庶寮遺姦以裨大計及遵例糾拾庶官以肅計典俱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謹題請旨

拾遺回話疏

題爲奉旨回話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刑科右給事中劉道隆題云云等因奉聖旨科道公同糾拾因何一箇不動吏部官這等專權結黨著回話來欽此欽遵鈔出到部送司查得萬歷二十一年二月內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李汝華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劉士忠等各糾拾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今養病虞淳熙兵部職方司郎中今養病楊于庭主事袁黃不職該本部議將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以浮躁降用覆奉聖旨虞淳熙等准留用袁黃見在贊畫著待征倭事完查看有無功次定奪欽此今該前因查呈到部臣等奉旨切責不勝恐懼臣等竊惟我國家設六部以

分理庶政設都察院科道官以糾察百司然科道之疏仍復敕下部院議覆是部院所爲之失科道得而糾舉之科道所言之誤部院亦得而酌議之正所以防偏重而杜朋姦也原任本部稽勳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虞淳熙臣之同鄉素知其人安貧好學臣兄弟之間每竊稱之是以用爲司屬非有先容之助此臣之所自知也先是科道諸臣條陳考察事宜皆言庶官去留以堂上官考語爲據今臣等忝爲堂上官知一屬官之可留而留之亦何敢有成心也原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楊于庭向有浮言臣等再四咨訪原無失守兵部尚書石星又極言其任事之苦且假使甯夏之功不成于庭之罪可逃乎今功既成矣則又曰無功使焦脣乾肺之勞皆成罪案臣等不忍也至於袁黃心行既多可議贊畫尚未成功是以臣等擬以降用夫以黃投身豺虎之窟爲國禦侮猶不得免豈非以計典之重哉今科臣謂僅議一袁黃而止既名議覆自有異同去留多寡原無定數正在各出本心求歸於當如五音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原不相悖若臣等不知二臣之可去而以科道之言去之此亦甚易然作人事君惟此一心何敢自欺且亦恐非敕下議覆之意也且科臣以二臣皆有訪單遂謂齊同之論臣等所見京官之有訪單者凡數百人據所開列人人宜黜然臣等必多方徵質心稍有疑必不敢動即如原任戶部郎中查偉訪單頗多臺臣薛繼茂一言辯白即爲保全良以士人之名行可惜朝廷之黜陟宜慎與其寃抑而後明不若寬容以有待總之不昧血心恐傷公道而累大典此臣等之素所自誓以報皇上者也然以芻蕘鄙細謬司黜陟其中枉縱必

多而猶爲一二人惜適足明其檮昧無知耳宜乎科臣之有言也伏乞聖明察臣等一念不欺之心矜其顓顓之愚俯從寬宥臣等不勝惶恐懇切之至

覆陳侍御整頹綱疏

看得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子貞題議亟整頹綱一節爲照御史陳子貞條陳謂今天下紀綱大壞欲要亟行整頓而歸本於正人心可謂根極之論所舉多端乃其大者則在乎羣司議論繁雜巧宦多方自下訐上彼此攻擊與夫士卒之叛亂以爲卑奪尊權陰陽反易誠然哉夫人各懷心非可一一而喻其機在率人者以正己爲標而以執法任怨行之耳且衆之所同欲而上先行則必不出於口矣國之所共言而朝不違則必不書於牘矣其有無端沸舌如簧亂聽者必罰無赦此省議論之道也凡巧宦者上之以一事獵名欲掩他醜下之則阿貴取憐委仰承順若厲節首公虛心照物無植黨之意無譎觚之好則巧獲拙效不麾自退矣語曰下而無直則何謂正言是非自有所在也世自至尊而下遞相統屬有進退舉刺之責者能棄去雷同有邪必斥而居下位者不能少俟須臾輒便頌言劫取名譽此險薄之徒加之以黜罰彼自無辭若非有姦貪不可容之惡徒語侵目攝輕重不平之故及內疚懷疑欲先發制人肆行攻擊或傳致坐款懷袖私投不問而言蜮射鬼辱此輩即當投畀有北而猶有用之以爲聰察隱受顯行何怪乎屢禁而不止哉凡此皆二三輔臣及臣等部院大臣之責也各出本心共持正論以糾其違而助其不及

則科道諸臣之責也至於士卒叛亂乃今日可憂之最急最大者叛亂大惡也而督撫將帥或受其罰則亂人得執以爲詞然則必無可罰而後可惟公清慈惠愛卒如子問其疾苦撫掩嘆咻而又嚴禁朘削即通行久沿之事衆稱不便悉爲釐革使人人感恩入於骨髓即有一二不靖之徒當亦不敢唱矣此督撫之責也第督撫非人亦臣等之責也臣等敢不痛自刻責各率其屬極身效職以救積弊臺臣又欲皇上不邇不殖興寢以時無逸無荒朝講必舉親信碩輔嘉納忠言此臣等之所欲言而臺臣先發之者也臣等欽惟皇上爲天之子萬邦黎民皆皇上之子惟子爲能感父惟父爲能率子今頻年不雨厲氣時行是父之不樂也海內之民家家懸罄餓莩塡壑流宂載路是子之失養也自古未有家如此而不敗者亦豈有天下如此而可晏然不懼者乎臣等受皇上之高爵享皇上之厚祿每念時事至此未嘗不涕泗交集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今臣等甯敢不竭狗馬之力然須皇上惕然猛省勤理庶政然後臣等之盡職有濟於事蓋臣等雖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蒼穹臣等雖敷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雖鞠躬殫力不如皇上之一舉動足以維新宇宙昨者甯夏之賊訕謗無禮傳之天下臣等不勝痛心區區狗馬之誠惟願皇上念祖宗神器之重勢至此猛省僅僅可及不得爲蚤過此則恐悔不可追一念猛省則必敬天地必法祖宗必禮大臣必納忠言必念草木昆蟲胥賴皇上以爲命皆當愛惜何況於人如此則人心自正紀綱自肅天心欣喜雨暘合序中國富安四海震恐此在皇上一念

之間而永享逸樂於無窮尙何待而不爲也臣等稽首頓首同布血誠不勝激切悚懼之至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感時觸事披瀝愚忠懇乞聖明亟整頹綱以圖萬世治安及奉欽依這本說得是該部院便議來著實舉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侍御論顧兵侍疏

看得巡撫山東監察御史李時華論劾原任遼東巡撫今補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貪鄙不職所當議處及兵部右侍郎顧養謙奏稱奉職無狀乞賜罷斥幷陳馬市子銀始末要行遼東巡撫嚴革買馬之弊各一節爲照人才固難邊才尤難若深責苛求則鎭俗之士俱升而禦侮之能鮮至矣方今疆埸多事邊才之用甚亟兵部侍郎顧養謙膽氣豪雄智術卓犖九卿科道以邊才會薦者甚衆風聞論列者向亦有之然一允其去旋復以會薦起矣則以本官之才誠可以濟緩急也今按臣復論其撫遼之事臣等竊意當此多事之時凡以邊才用者正當控名求實略其已事而責其新功本官求去甚力未可復允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管事其所辯買馬子銀立法未爲不善而行之遂有流弊容臣等移咨兵部行令彼中撫臣嚴行查革緣係指摘貪鄙撫臣懇乞聖明亟加議處以快公論以警官邪及邊臣奉職無狀乞賜罷斥以謝人言幷陳馬市子銀始末以明封疆大計俱奉欽依吏部知道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呂府丞奏辯疏

看得原任光祿寺少卿今陞應天府府丞呂興周。奏辯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論劾舉人王兆河等。關節倖進。疏內有二與之語。自陳庸劣。乞賜罷斥一節。爲照科場之事。原爲曖昧。天下皆公。且不能必其無私。一二人之私。固難謂天下無公也。本官蒙倖進之疑。訾及天性。自難無言。但其致身已久。經行稱優。官常無玷。厥弟呂興齊之鄉舉。在其父去位之後。事頗易明。似亦不必遂求罷斥也。既經本官奏辯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行令本官。以今陞職銜。在籍養病。痊可之日。給文赴部聽用。緣係庸劣招尤。乞賜罷斥。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催原覆高侍御勘回疏

題爲病痊起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河南布政使司起送原任戶部四川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病痊到部送司。案查本年三月初四日。該本部題爲敬舉經行耳目所及以對揚明命事。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鈔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舉題云云。惟復別有聖裁等因。具題上請。至今幾及半載。尙未奉旨。今據前因。相應題請案呈到部。臣等竊照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傅崇明。先因在籍養病。經過按臣論其徐州管倉。朘削小民。奉旨行勘。回稱原係以嚴致謗。止宜罰治。因此乃書之邸報傳之天下者也。崇明知之矣。至臣等覆請罰俸。未奉明旨。則在京諸臣。卽多不知者。遐方僻壤。自不能知而又習見明旨之下。不過三日。以爲豈有數月未下之理。是以崇明病痊。輒來聽補。亦無怪其然也。今崇明欲

歸業已見朝聽補則未奉明旨狼狽踧踖可知已臣等以用人爲職所用之人各有其職一事不奉旨則一人不得用一人不得用則一缺不得補有一人而占兩缺者升遷見任兩無所著望明旨三日而不下尚復望之久而不下則以爲駁數不下則惑亂而莫知所從矣此不便之大者伏望皇上念無曠庶官之義簡查臣等原覆御史高舉勘回徐州管倉主事傅崇明疏速賜裁奪前後諸疏未奉旨者盡數批發百官萬民幸甚臣等幸甚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覆李掌科陳未妥事宜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條議諸款皆於銓政有益除辦事中書不行考選科道兵部主事趙夢麟再經操江副都御史蔡國珍論劾本部覆准閑住俱近奉明旨無容再議外爲照臣等以銓名部古人以坎律爲銓坎水也水有一定之性而隨地異流律有一定之法而緣情異用惟其平而已矣四品以下京堂例不得辭數年以來一二賢者偶爲之其後遂以爲必不可少託疾疏辭者紛紛矣大都皆自南而北自外而內者也既係優處自多賢者臣等明知其繇於沿襲故往往議留科臣以爲可已正臣等之意也司道庶僚之告休或有故而求去其才力可用者亦難一概聽允顧養謙之廢而復起顧其志之調而復留原酌邊事緩急非可以常例論者郜永春以病告休而督閱諸臣極稱其才曩有甘肅巡撫之陪或非無見兵部主事張棟疏言朝鮮當援自其所見而直以科臣爲非則失疑事勿質之義倘寶司職列近祕典

守非輕先年原係甲科有清望者擢任此秩今徐瑛以官生掌印以掌印出差事理既有未妥職務又難久曠相應議復往例鴻臚寺卿楊宗仲年已衰遲況多物議本官亦力求解任相應准從至於贈官不宜非人錄蔭不宜濫給周光鎬不宜自乞恩典陳文煥不宜自奏給繇復命不許提薦進士告病太多皆已奉有明旨多不遵行委非政體既經科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申飭合候命下臣工去留進退容臣等採據公論擬議上請其不當者聽科道糾舉四品以下京堂原非眞病不必違例疏辭上疏言事者惟各陳所見毋得爭辯求勝尙寶司卿仍推資望相應者爲之徐瑛添註管事鴻臚寺卿楊宗仲照年老例致仕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大臣贈官必查其人品政績不得徇情濫請考滿大臣遵照累朝題准事例查無過犯彈劾者方與蔭子其曾經彈劾者不許自行陳乞以干公論外官給繇不得自行瀆奏復命仍行提薦者聽該科參駁罰治進士告病各堂上務要覈實不得輕爲具題

覆顧侍御條陳幷論張少司徒疏

看得雲南道監察御史顧際明條陳除責實效內請集鄉兵幷詰戎兵一款已經兵部議覆及所論戶部侍郎張士佩近奉明旨在籍聽用外其愼咨訪一款似應本部題覆爲照知人甚難故以仲弓之賢孔子亦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既有之刺亦宜然部院之有咨訪所以防撫按之不盡知非以爲不可信也人情日巧壅蔽多方即撫按之賢者倘不竭盡心力徒以咨訪託之監司監司託之府府託之

州縣。州縣之所託者吏人走卒也。吏人走卒之所託者。窩訪之徒也。轉相鈔寫。彼此雷同。以爲公論。在是矣。何得無誤。故一於疑非所以任人。一於信非所以求當。爲撫按者。必多方咨訪。監司守令。有不公不明。淆亂臧否者。重加叅處。務使舉無遺賢。刺無遺姦。則部院雖不廢咨訪。不過以爲印證。而不見其偏重咨訪矣。然以咨訪之不可廢。讒人或因之以行其私。以致善類被枉。誠臣等之所當愼也。既經臺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及各撫按官遵奉施行。

覆吳侍御論劾疏

看得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吳宏濟。論劾福建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汝濟。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均當罷斥各一節。爲照福建巡撫副都御史張汝濟。溫文之度。爽練之才。不必繫援。自可致身通顯。而以舊相同里。疑行難白。人言既至。勢不可留。原任雲南巡撫今陞大理寺卿吳定。材術機警。當官雅稱執法。臺臣論列。至併其兵部勘明之功疑之。卽臺臣亦自謂得之風聞。似未可遽以易廷推也。再照張汝濟之推巡撫。在臣等未任之先。至於吳定之陞大理。臣等據所聞本官才堪集事。資俸已深。近經科道會薦。是以循敍推用。臺臣以爲繇於請託。則臣等萬萬不敢意想生疑。遂以波及於人。置筆甚易。當之甚難。恐章奏之體不宜如是也。合候命下。行命張汝濟回籍聽用。吳定著遵新命前來供職。其遺下福建巡撫員缺。容臣等另行推補。以後言官論人。非請託行私。的有證據。不得輕易傳致。以傷厚道。

覆李給事糾拾邪險貪肆疏

看得工科給事中李養質論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李長春、湖廣僉事管志道、大同府知府劉竟成、俱當罷斥及稱以後起用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有虛名放縱者不得濫從起廢各一節除李長春、韓世能已奉明旨照舊供職外為照湖廣按察司僉事管志道識會高明問學該博甫為僉事即以言語之嫌被劾降為提舉未為一日提舉乃以有疾考察固已難服其心而又薦章屢至臣等猶冗豫數年而後用今薦者未已也科臣論居家不簡恐出鄉評之口且本官上疏辭免新奉明旨留用擅難更議其大同府知府劉竟成計吏時即有言其守壞者本部憤於黜斥正欲參而伍之疏內所指嚴刑橫索歷有證據難可再容既經科臣論劾前來相應分別覆請合候命下行令管志道仍遵新命赴任劉竟成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遣下缺員另行推補至於科臣稱起廢官員務要廣詢博採其竊虛名而實放縱者不得濫及可謂確見

覆甘御史追論不職有司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甘士价論劾原任吳江縣知縣今陞兵部主事趙夢麟似應閑住或以邊方多事姑從重降調以示懲創一節為照前代用人不廢跅弛之士為其行雖不簡而奇謀壯事足排時難也世俗猥以清狂小慧之徒當之適令貪詐恣行耳趙夢麟之才誠未知其何如而不簡之狀則按臣所論

詳哉確矣。第甯夏之事。本官奉旨贊畫。拯溺救焚。非必莊士。倘其有功。不妨升敍加等。若其碌碌無奇。則蹄嚙而不善走。無所用之矣。法不止於降調。既經按臣追論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臣等移咨兵部。行令本官竭力贊畫。以贖往罪。待彼中事定。候查明之日。如果虛稱贊畫。原無機謀。仍照不謹例。革職閑住。本部仍移文各該督撫巡按官遵照施行。

覆太僕寺論劾種馬地方官員疏

看得太僕寺少卿黃鍾論劾壽張縣知縣朱國相。容城縣知縣張席琦。所當重加罰治。或聽議處。霑化縣知縣洪澐。所當量加罰治。泰安州知州趙宏訓。姑免罰治。太僕寺少卿周思敬。論劾高陽縣知縣王納策。青縣知縣馬自渭。所當罰治各一節。知縣王納策。近該撫官論劾。覆奉欽依降調閑散。及知縣朱國相、洪澐見今山東按臣馬朝陽論劾。另本議覆外。爲照馬政者。太僕之專職。有司之一事也。論劾有司。罪止罰治。應聽兵部議覆。邇來寖失初意。往往言及有司之操守。卽賢者亦踵其弊。太僕之彈章。疑於撫按。而兵部之覆疏。遷於吏部。且非所以明職掌也。然既非撫按所劾。自難遽議黜降。徒使貪墨之徒。自知不免。愈爲囊橐之計。是重爲地方之累也。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知縣張席琦、馬自渭、行令該撫按官先行革去管事。嚴加查訪。如果操守已壞。卽行參劾。若止馬政不修。仍聽兵部議覆。以後太僕寺臣舉劾有司。但當直述馬政之修廢。不得泛及他事。

覆吏科聽調撫臣違例舉劾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論劾鄖陽巡撫姜璧違例舉劾所當議處及稱以後有薦舉溢額者參究考察被黜者仍追究所舉各一節及查會典內一款如有被劾考察革任致仕聽勘聽調等項撫按官不許更行舉劾如違參究仍將奏詞立案欽此又一款朝覲年分考察既畢備查被黜方面有司官員追究所舉巡按御史四人以上革職閑住二人以上降一級調外任一人罰俸半年欽此又節查得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近時各撫按官舉劾極爲泛濫乃奏舉遺賢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剡公私心跡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臧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或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爲照原任鄖陽巡撫僉都御史姜璧以被論聽調復行舉劾誠爲違例但本官奉旨聽調未久也且疏稱例得激揚則違例出於不知情有可原似難再處止將奏詞立案庶爲適中科臣因而議及舉主之罰此吏治清濁之源民生榮悴之本而時務之至切至要者也科臣之言實臣等之所欲言者臣等聞之古者作一器必勒工之名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治天下者予人以高爵厚祿惟憑薦舉任其市恩植私妄舉非人垢亂朝政戕害民生而莫執其咎是視天下輕於一器也可不謂之舛哉舉主之罰前代姑不暇論我朝會典所載甚明先臣如蹇義楊士奇等皆嘗奉行有效我皇上屢有明旨不許濫舉及申明連坐之法不啻再三乃一切掛壁不理濫舉如故

此臣等不能將明之罪也科臣謂濫舉市恩繇於法令不行可謂不易之論乃臣又以法令不行繇於部院吏科之不肯任怨也夫人臣受朝廷之爵祿惟圖自便而不爲朝廷任怨豈非不忠之臣哉臣等請於本部之考功司都察院之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薦舉簿一扇每遇撫按舉劾疏到即書所舉方面有司地方人才職名方面有司通俟朝覲考察既畢備查所黜官員照依會典所載分別議處庶撫按知濫舉之必罰而無敢不愼矣然有即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如一人之身歲月之內而舉劾互異必無兩是之理但一查覈得失自見今朝舉暮劾惟從黜降不復問其舉者亦苟且之甚矣至於里居官員或以被論或以考察或以請告乞休公論甚明今地方人才之薦泛濫尤甚夷跖同譽安在其激濁揚清也此二者皆即當議罰而不待考察者也既科臣具題前來臣等謹據祖制遵明旨詳議覆請合候命下除未經申飭以前不究外自今以始臣等及都察院吏科各立薦舉簿俟朝覲考察畢日查叅分別議處其舉劾互異者即時題請行勘明白叅奏議處地方鄉官有得罪公論衆所共棄而撫按官仍復薦舉者即時叅奏議處

覆王給事論吳侍讀疏

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印信吳中行奏稱聞言引咎懇賜罷免以安愚分一節爲照本官昔居翰苑抗熏天之勢燄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

進干時鬻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小節既而起自士伍曾有指及之者故不可謂公論也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復以舊聞言之舍皎日之節而求冥冥之事略觸邠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前去赴任供職

覆朱大理辭官讓賢疏

看得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朱廷益奏稱庸病不能履任乞要回籍調理及讓鄒元標推補各一節爲照本官與鄒元標皆士林之仁彥國家之吉臣也大理之推臣等以資先元標本官蒙恩特擢人心自無不服乃本官遂稱庸病力求避位仍舉元標爲代悃愊退讓古道猶存然業有成命矣賢如二臣或闔厄而不遷或挹損以求去臣等一推元標而退遂之難二臣共苦能不竊歎若非速用元標恐廷益終以爲負合候命下行令本官到任供職鄒元標容臣等遇有相應員缺卽行推用

敬循職掌剖露良心疏

吏部文選司員外臣趙南星題爲敬循職掌剖露良心以陳救時要務事臣向者伏見皇上從言官之議令羣臣不得越職掌而有言不知者以爲閉距言路臣獨以爲此開之使言也夫皇上以天下之事委任部院諸臣無所阻撓假令能各舉其職掌則庶績咸熙海內大治更復何言奈何世道日頹人皆趨時以苟富貴以奔競爲常事以徇私爲無傷以巽懦爲老成以摸棱爲妙用彼此相欺無所愧畏卽有願忠朝

廷者。孤力難施。兼以富貴之念。不能盡割。旋且化而從之矣。今天下水旱頻仍。地力不復。民生耗減。此誰之咎。倘亦可以懼思改圖乎。臣以爲當今大害有四。四害不除。雖使孔子典選。亦無所益。何則。一人之正。不能勝衆人之邪。一年之公。不能救累年之私也。故救時之務。除四害爲急。何謂四害。一曰干進之害。夫人心公私。如參辰之不相並。富貴重則忠義輕。自然之勢也。今舉世競進。不知止足。臣請舉其顯者。往時吏部尚書楊巍、乞休。都察院御史吳時來。特其佞巧。以爲己當代之。而忌戶部尚書宋纁、清望素重。連章譏切。挑取聲名。欲求必得。此滿朝所共知也。侍郎趙煥之歸也。副都御史詹仰庇。苦求已故大理寺少卿韓國楨、爲之請託。以己代煥。時國楨大病初起。爲仰庇強出。行至中衢。昏暈輿歸。遂致不起。國楨之子。欲上疏訟之。而爲人所勸止。不果。乃沈子木之歸。仰庇復託吳時來。爲求兵部侍郎。此臣司郎中劉希孟。親以告臣。非風聞也。大臣干進至此。何以責小臣乎。是以猥鄙者日進。淡退者日沈。如尚寶司卿李禎。素志勁節。庶幾古人。而久次不遷。後來者紛紛跳越。循資採望。俱無所據矣。臣願皇上戒諭大小臣工。各惜廉恥。勿如二臣所爲。二曰傾危之害。夫清班要秩。必須賢者。譬諸華苑靈圃。非蓄豕之所也。而羣小妒賢。古今共憤。如原任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寺卿沈思孝、相繼自免。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累疏求去。此皆正人君子。世所共知。豈不願忠於皇上哉。邪佞之人。慮其不容。齊力攻擊。黃洪憲、陰爲蝎譖。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等。明肆誣詆。以故諸臣不安其位。而小人固於磐石。近日小人益險。往往揑

爲無影之事加之於人或以去忌報怨或以要功取寵鬼魅晝行良爲可駭至有自恃繫援公然排擊善類使賢士流落而己亦不廢通顯則鬼魅之雄者也臣願皇上拔淹抑之賢斥傾危之黨無使聖明在上世有二留之嗟三曰守令之害夫守令職在親民權亦得爲惟賢者爲能乘權以利物不肖者鮮不緣以自恣今知縣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升知府曾不問其才行科道出守即爲劣處闒茸之徒每見優容如原任給事中葉時新希權相之意議減軍餉激成浙江之變今尙爲河南府知府抱病年餘坐廢郡事上官噤無一言殆不可曉又立言之節以廉爲首今撫按論人往往贓私有據猶曰未甚或以任淺姑從降調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士人勵行如女子守身淫即敗俗豈必久且甚哉以故貪官充塞無所顧忌民安得不饑斃宄散也臣願皇上敕下吏部以後知州知縣除進士之科勢重難返照舊銓授外其餘多授府州縣佐待其屢次署印節愛有聲方升正官部寺升府者必其才行可觀勿徒拘俸撫按之責專覈吏治難以風聞爲解察其操守已壞即宜論罷監司爲守令之表尤宜責其操守以漸息貪墨之風四曰鄉官之害夫吏於土者不過守令而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淩虐貧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如原任渭南縣張棟治行無雙以裁抑鄉官竟被讒毀不得行取識者嘆恨又撫按官多豎牌坊以媚勢要不論歲之豐歉勞民傷財備極壯麗臣愚不知其意將爲觀美耶民生凋瘵爲此安忍將以爲名官高行穢適滋唾罵耳臣願皇上敕下各撫按官嚴禁鄉官在家

者。勿倚勢害民。勿飛語害有司。其怙終之尤者。卽行參問。卽見任之官。其家人子弟暴橫。一體參處。牌坊之建。必其忠貞勳績。著於朝廷。偶一爲之褒。其器業。勿徒炫耀浮榮。其爲俗子。以累窮民。復命之日。將所建名數。報之該部。該科。防其仍前之濫。除此四害。仕路庶幾可清。民生庶幾可瘳矣。然根本之地。實在皇上。夫惟皇上深居九重。不留意於國家之事。是以人得自行其私。無所顧忌。以皇上聰明睿智。度越百王。若聖心肯加勵精圖治。凡臣工之賢不肖。民生之利弊。一一而訪問講求之。知之若日月之明。行之若雷霆之斷。發之若江河之速。持之若金石之堅。大小臣工。誰敢干進。誰敢傾危。守令誰敢貪酷。鄉官誰敢肆橫。如此、而民生有不安。天心有不悅者。則臣請伏妄言之罪。臣本椎魯。素厭多言。夙夜思維。求所以盡職業報聖恩者。不越進賢退姦而野多遺賢。朝有大姦。搏手無能救正。若頑鈍雷同。以至大官。豈不甚便且易。如人臣忠愛之義何。用是竭其慺慺之忠。倘荷皇上察於芻蕘。銳然求治。諸臣良心不泯。各效公忠。勿狃舊習。則君臣俱福。享令名於無窮。不然。羣臣共竊富貴之利。以肥身家。潤鄉里。天災民困。不忠之臣。方將獨咎君父。以博虛名。伏惟皇上加意念於臣之言幸甚。

請朝講疏　代作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孫鑨等謹奏。爲時事甚危。人心久玩。懇祈聖明。亟勤朝講。修德政。以保無虞事。臣等伏惟爲子者。不憂其家之衰。雖有白華之行。不得爲孝。爲臣者。不憂其國之危。雖有皎日之操。不得

爲忠。天下一家也。君臣父子也。家衰則父子俱困。國危則君臣同辱。縱不忠孝。豈能無懼。臣等竊觀今之天下。十年九旱。無分南北。間或不旱。卽有水災。小民窮窘。逃移無地。弱者就斃。强者爲盜。軍士剝東暘等以區區小醜。稱兵搆亂。抗拒天朝。大軍攻之者數月矣。損傷士卒以萬計。費財以百有十萬計。甫獲小勝。卽遣大衂。固繇兵食不足。蓋亦皇天之不助也。倭奴萬里而侵朝鮮。勢如風飄。其王棄國來奔。豺虎爲鄰。干戈伊始。而我甯夏之未能復。能遂燔夷倭奴乎。夫以天意則不助。以人事則多缺。以中國則空虛。以外敵則强橫。何所恃而不恐。我皇上自十七年以來。久不視朝。臣等先在朝列者。罕睹天顏。或從南都來。或起自田間。瞻仰彌勤。咫尺闕廷。情愫隔絕。外人惶惑。訛言朋興。皆言當此民窮盜起兵革交侵之時。皇上不以爲意。夜飲無節。敲笞左右。死者頗多。臣等不信。人口如飛。不可禁遏。聞叛賊劉東暘等以此訕議至尊。敢爲大逆不道之語。倭中關白亦復如是。臣等竊恐將士無知。輕信妄言。謂我輩捐生報效。皇上安居樂酒。不以爲意。將灰心解體。不肯用命。且人之所怨。不必身當其害。元元皆人也。一人窕苦。萬人悲酸。古之失人心者。往往繇此。深爲可懼。夫皇上爲尋常之主猶可耳。臣等仰見皇上聰明仁孝。則堯舜之主也。己丑以前。朝講時御。斥姦黨。進忠良。容直言。懲貪吏。憫天時之亢旱。至露冠步禱於郊。我皇上之爲君如此。而自靜攝日久。美名漸損。庶人竊議。語流四海。臣等心實痛之。且向時天下非有叛逆之禍。倭寇之警也。皇上兢兢業業。如恐不及。今天下多事。顧久不視朝。臣等且惑之。何怪乎訛言之不息也。茲者聖節伊

邇萬國臣工咸來稱賀人人冀一睹天顏以爲榮幸且中秋氣清溽暑都盡臣等謹齋心頓慮頓首叩閽以請伏願皇上即發玉音遂出御朝以慰千官見聖弗克之心屆期垂拱受賀將一日而懽聲訢合天地改色日月增明矣自是依期朝講一切章奏依期批發嘉納直言不棄正士長如己丑以前則訛言自息聖明之頌洋溢中外矣凡此非甚勞苦有妨於皇上之靜攝也夫御朝講之暇即可靜攝章奏重大之事乃煩聖斷其餘小臣之進退小事之興革臣等無不秉公盡心惟照常命閣臣擬旨以進夫何妨於靜攝且心必有所寄而後嗜慾退聽身必小勞而後血脈流通此眞靜攝之助也夫勤朝講不爲勞苦而聖德日新萬幾咸理人心胥悅頌聲大作將士聞之莫不鼓舞效力叛賊倭奴聞之莫不震慴自廢非獨此也行見天地百神莫不助順彼逆天犯順者將不擊而自碎矣易亂爲治轉危爲安若此其易也以皇上之聰明天縱必以臣等之言爲然既治既安皇上乃得優游沖澹享太平之福永聖明之譽若以臣等爲虛辭竦動不留聖意則臣等亦無可如何雖畢命效忠委身盡職螻蟻之微必不能動天意而收人心既危既亂悔恨何及臣等爲國大臣受恩隆厚年皆垂衰非復英銳好名深惟社稷生靈可憂若此中夜以興徘徊徬徨萬不能默萬不可緩乃敢剖心析肝仰瀆神聽安危之機在於此時知天聰天明必蒙俞納臣等不勝激切悚懼俯伏待命之至

辭太常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趙南星謹奏爲恩臣蒙恩踰分衰病不能就列披瀝丹悃仰祈聖鑒事臣繇萬厤二年進士初選汝寧府推官陞至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其時血氣方剛銳意有爲作事孟浪罪廢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歲古稱三十年爲一世七十爲老臣之同時廢棄爲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兼多人皆已棄世臣猶視息人間以待陛下龍飛利見之期錄用舊人於去年三月內起臣爲太常寺少卿九月內陞左通政臣遭際聖明既蹶復起昔賢所罕值當今中外多故陛下宵衣旰食豈臣子偷安之日哉所恨者臣衰頽已甚遂成天地間一廢物矣臣兄弟三人惟臣有二子連年不幸兩弟次子相繼物故至去年冬乃畢其事臣憂勞之過以致脾病虛寒頭目昏眩忽從邸報見給事中周朝瑞、薦鍾羽正、及臣等四人節奉聖旨著該部上緊催來到任臣感激恐懼措躬無地多方調理恨不能即日平復刻期入朝而衰病侵尋醫藥罔效今年三月內復蒙聖恩陞臣太常寺卿臣之頑劣蒙被渥恩榮幸極矣臣亦有人心者何忍負之哉且臣服官時再沾恩命臣父館陶縣知縣趙汝鼐尚未受封惟臣母受之皆就世久矣伏遇覃恩之期大小臣工皆得疏榮所生臣亦人子也豈獨無顯揚之念哉而筋力頗弱不能勉強每念及此五內剝裂惟有長潸永歎而已伏惟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必憐臣之篤老不忍令其顛隕敕下吏部容臣以老疾例致仕冀得苟延殘喘及見陛下中興之業臣仰負天恩報效無日不勝瞻依悲咽之至

辭工部疏

原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今陞工部右侍郎趙南星謹奏爲聖恩太重臣力難勝再疏辭免以明勿欺之義事臣性質褊淺行能薄劣猥以郎署小臣廢棄多年既老且病伏遇陛下修起廢之事一年之間三遷而爲太常寺卿臣具疏辭免未蒙允放臣自度不能就道未敢復辭旋蒙聖恩陞臣工部添設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事務臣力疾望闕謝恩跪拜欷危顧子弟僮僕內熱色赧伏念臣蒙恩轉官者四矣自郎署而登部堂且再奉明旨督趣到任臣之前疏稱老稱病似若欺陛下者臣罪當萬死矣夫陛下猶天也告天之言容有不實縱免誅殛豈得爲人故孔子勿欺之訓實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臣自丙辰而病丁巳而大病至己未稍瘳然病根未除日就羸弱閉關調攝雖洊被聖恩未嘗一至大門之外遠邇所共知也一二親友見臣人貌猶存相傳以爲尚健不知六七年來苟安偷食僅能若此如勉强就列夙夜勤官恐至狼狽或遲誤朝參或蹉跌失容不然而或潦倒昏忘言動乖舛勢必至於求退則後進且姍笑之以爲如此老耄何不懇切力辭而乃輕進輕退豈所以尊朝廷光清舉乎臣被列聖菁莪之化結髮砥礪至於白首譬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慎慤設以易盡之年棄其平生則不可以爲陛下之臣矣況臣之今官乃國家特設管理殿門工程兼管軍器此皆甚重甚急之物舉重必於大力赴急在乎精敏臣之愚昧即不自知迂拙亦自知其老病豈能免於尸素之咎乎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不欺實難常人

之情見高位之顯榮忘責任之重大不量其才力之能否而冥行妄作以致國家之事大敗極壞貽君父之恥辱皆起於一念之欺此臣之所切齒痛心者也曷忍躬自蹈之乎伏乞陛下訓迪百官卽自臣始憐其老病矜其愚直敕下吏部特準辭免於以風示有位進則竭其忠勤退則成其推讓增增蒸蒸咸爲不二心之臣其於國運士風或有裨補臣愚幸甚

申明憲職疏 以下總憲疏

奏爲申明憲職誓竭愚忠以報聖恩萬一事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卽忠之說也公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駑淺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卽此爲闇昧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卽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卽爲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爲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如此之多循吏

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爲鬼蜮黠者爲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爲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牛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叅謁上官皆令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其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勀也不勀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於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舉此人誰不可舉其所勀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勀之不當以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於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厤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奉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概都準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卻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著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叅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薦舉務查照萬厤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

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參欽此俱經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之卽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偸惰相安則振作卽爲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人心邪也沈迷未寤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著巡按官卽提問追贓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否則卽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之禍深於東陲兵連於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下卽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爲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爲迂闊不可行而寘之於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以爲素餐已久於職業毫

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皇祖之明旨。宣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爲議論也。伏乞勑下吏部。協力舉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感激聖明務在必舉疏

奏爲感激聖明之知。思職務在必舉事。職伏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忘本。悉取無身家有膂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曰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驕淫奢侈。羣飲縱博。而無所得錢。勢必至於爲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邊疆。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鳴。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申明憲職。疏請於按臣事竣。即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堂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爲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伏蒙陛下嘉納。至以職爲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著爲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薪之議。恤緯之私。不意竟當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之民。從此得有孑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爲然。忽見浙江巡撫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曰例不復命。惟應揭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遭親喪。擗踊哀號。枕塊寢苫。杖而

後起聖人慮其滅性也而著之爲戒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世有斯人而聖人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千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於家者也似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爲應得之物審如是則薦舉之濫更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戒之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聖覽其所未備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之事無大無小皆令河南道查議其任甚重今按臣舉劾令其發單咨訪則又不啻重矣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爲外差所奪便如無輪之車職請以後改爲題差專必憲務不與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等選其巡方有聲公誠明練力能任怨者推舉一二員請旨點用其二曰職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十三日奉旨之後通承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卽未聞教誨者也容有爲人所誤濫舉貪酷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者似宜令其自行簡舉以爲夕改之勸如怏不爲意咨訪詳實則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考察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厤末年考選候命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年不得代者於是咨陞不必三差自聖明蒞祚未下者盡下望代者卽代矣而人心怃澈不可復振往來過家皆求寬限晝繡逍遙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議陞者曰俸已深矣使畏此簡書者瞠乎其後是寬限爲養俸之術而急公乃拙宦之道也今三差之例縱難猝復亦必兩差已滿咨訪稱職而後計俸議陞至於六科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無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移咨可

耳。前後似不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忝爲大臣。惟宜和平靜默。保全晚節。而乃鐫譙時流。矯揉當世。類少年輕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以年老如此。不爲何待。時危如此。不救何忍。故欲破累年之積習。解萬姓之倒懸。區區狗馬之愚心。恨不能一日而日月淑清。宇宙太和。陛下中興之業。軼成康而追堯舜。職之願也。伏祈陛下採擇施行。

覆劉侍御推明憲臣疏

題爲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覆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題。奉聖旨。撫按舉劾各官。依擬著道府保任。緊要地方。著多選甲科。該部院知道。欽此。除緊要地方。多選甲科。移咨吏部舉行外。臣等看得御史劉廷宣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憑道府之開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濫舉。或按臣不知。而府道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臣等何樂乎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於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紀綱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返。藩臬太守。非眞豪傑。未免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省也。爲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省也。於是上官以卑絀結綢繆。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義盡去。形迹都捐。其

所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摹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塞之。駁還則堅執以拄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於無所施。如按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叅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慶奉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蔽矣。但俗尙已成。猝難變化。其要在於禁餽遺。歲時生辰。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涇渭不爽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惜。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繇於薦舉之濫也。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愼重可矣。其爲權要書牘。一概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風力。皆臣南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副陛下勵精圖治之意。臣等敢不盡力維係。推明憲臣飭法之議。敬請明旨。決大蒙蔽。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徐駿封疏

奏爲懇祈聖明表幽忠以勵臣節事。臣南星不肖。乃陛下之老臣也。古云。爲臣不易。爲老臣尤不易。一言輕出。則舉國譏笑之曰。此不類老成人語。況敢輕言於陛下之前乎。自非萬萬不得已。必不敢以形之牽疏。伏惟陛下察臣不得已之心。垂神省納焉。夫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有臣。則莫不欲其爲忠臣也。有臣而不忠。則居官食祿者。皆無用有害之人。不如無有。故得一忠臣。必用其言而顯其人。卽異代之忠臣。亦必

追崇而褒揚之是以爲臣者競勸於忠奉公則忘其家直諫則忘其身天下所以又安國脈所以悠久舍此更無他術矣比者都察院辦事進士薛邦瑞上疏爲其祖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求賜卹錄奉聖旨該部知道先是吏部尚書張問達等爲遵詔續議闡幽以完恩卹大典事據省直續報恭以臣等所揭送爲國本建言及因礦稅詿誤諸臣在天啓二年六月內題準卹錄之外者薛蕙姜士昌等一百十有餘人該驗封司員外郎徐大相傳堂官之意到臣私寓出所咨訪各單問之於臣無何而僉都御史鄭三俊至無何而吏科都給事中程註至遂相與商搉以薛蕙爲第一大相以薛蕙姜士昌等本末有異乃抽出另疏題覆奉聖旨屢有旨年遠乞恩的不許濫覆該司官如何故違爲首的降三級調外任用其餘姑不究這所奏不準欽此夫年來陳乞之濫極矣豈惟陛下厭之卽吏部職在用人最爲繁劇而日日覆陳乞之疏亦不勝其苦矣是以該部窮搜精擇續題者乃倍於原題之數得僉旨自此四海之內無一夫之咨嗟九幽之中無一鬼之煩冤覃恩之典大備陳乞之端永絕矣而不意徐大相以薛蕙之事得罪也夫薛蕙正德間進士也任刑部主事與兵部郎中黃鞏等諫止武廟南巡罰跪午門外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出背已狼狽又廷杖三十死者兵部員外陸震行人司副余廷瓚等十有一人蕙幸不死遂告病歸起爲吏部主事歷陞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又以議大禮逮繫鎮撫司獄幸而釋之竟老於林下繇此以談爲臣如薛蕙者豈可不謂之忠臣耶世祖享國四十餘年議大禮者率未得起或終於戍所其子孫非爲士人

卽爲士人。非家溫而身强者。則不能裹糧走千萬里。來叩閽陳乞。薛蕙之孫邦瑞。幸成進士。乃能上疏明蕙之忠。奉旨下部。蕙之忠世所共聞也。若大相寢而不行。何以見人。大相謬以臣爲曉事。闡幽之舉。謀定於臣。而旋得罪。臣何以見大相。且從此無復敢與臣言者矣。曩者臣叨侍經筵。聽中允姜逢元之講尙書。有味乎其言也。舜之戒羣臣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舜慮其行之偶有未當。羣臣或不敢面諍而有後言。後言者、非敢於私議也。惟相與歎息聖人不宜有此。今大相之降官。羣臣多向臣歎息者。臣以年老大臣。若隨人歎息而不以告陛下。是不忠之臣也。安所用之。薛邦瑞以新進士。除授邑令。方望其盡忠而以其祖之忠節。求賜卹錄。乃爲銓臣之累。似非所以勸忠之道也。陛下仁孝明哲。與舜無異。一事偶失。卽舜亦有之。偶失之而旋改之。益見其爲聖人。伏願陛下虛懷聽諫。使人無有後言。沛然下明詔。予薛蕙以卹典。免徐大相之降調。是卽舜之舍己從人也。臣謹稽首頓首以請。

題南京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疏

題爲感慨抒忠。以贊聖代平明之治事。頃見新選南京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張繼孟。久擊時事一疏。末款自敍其作令有功。至於民無邪道。蝗不入境。而以不行賄賂。擲之南道。及奉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爲耳聞有感。不平故鳴一疏。奉聖旨。旣無指實。如何逞忿瀆奏。姑不深究。著前去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使繼孟心服。而溷瀆天聽。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調劑人情。不宜使

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人懷覬心覬而不得則生觖望觖望則生異議誠繇人情之澆漓亦當軸握樞者之咎也今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進士之官重而鄉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疏勢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有識者所共歎也但繼孟以不得北道而遂謂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其姱修淡泊之徵何必明人之污且士大夫之甘清苦猶人之不爲盜賊耳服官而舉其職猶賃舂者之中程也豈可稱盛德誇殊尤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遊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祖宗豐鎬之重豕冠驄馬之榮而厭薄若此則部屬等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陛下責繼孟之逞忿瀆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之中矣臣等尤望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弊敕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於己則不智於用人之道未爲無益也伏祈聖明採擇之

按臣舉劾有異疏

題爲按臣舉劾有異藩臣抗辯非體虛心恭駁以重憲綱事頃者陝西按臣高宏圖甘肅按臣高推相次復命左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尹沈演在高宏圖則舉之而高推劾之臣等發單咨訪有謂其狐裘羔袖者有謂其瑕瑜相半者有謂其寬疏而不簡者一一皆有指據臣等以爲兩按臣見聞不同是以舉劾互異因不害其爲同也無何而演之辯疏至矣若謂按臣之彈章皆繫風捕影之語毫不相涉而以陞後投稟

之遲爲得罪之繇臣等不自揆量麾疏申明憲職以舉劾當否爲按臣之殿最當紀綱久廢之後見謂繩束太嚴短臺臣之氣不知乃欲藩臬不敢朋比而相謾權貴不得干請以行私使人人皆爲張綱桓典正所以壯臺臣之氣也演以方伯入爲京兆居大臣之位而舉動如此即有可劾之道而曰以觸怒按臣致之然則其舉之者豈以迎合得之耶近日四川按臣張論劾參政戴君恩亦抗疏自敍其功見被叅處御史代天子巡狩所至山嶽動搖一有所劾何得嘵嘵抗辯臣等方欲按臣之執法屢藉陛下之嚴旨以責成之方自厭其議論之多而猶有不服叅劾力爭求勝者其輕蔑憲紀一至於此御史之糾彈不能行之於大吏則臣等之考覈亦不能行之於御史何以肅百吏而康兆民豈不負陛下之任使哉今沈演已蒙敕下吏部議覆降一級用矣再有犯者容臣等糾叅重處至於關中兩按臣素有風節舉劾互異不爲雷同似應俱考稱職令其回道管事

叅浙江等處巡按張素養等蔑旨提薦疏

題爲議巡方濫舉之罰以信嚴旨事臣於今七月初六日見邸報該廣東道御史李元疏爲直發古今第一窮兇以杜禍源以保治安事內叅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皆邪惡朋姦得罪先帝其姚宗文尤爲魁宿奉聖旨該部院知道隨於次日又見南京江西道御史李希孔疏爲國史非一家之書纂修非庇姦之具謹直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以存萬世公論事亦叅

姚宗文等欲發史館直書奉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著付史館叅酌務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蒙陛下不以爲孱昧擢之風紀之地俾爲臺臣之長臺臣之識見風力於其所舉刺見之臣等宜直據憲綱考覈其當否而上下之乃三疏申明求嚴旨於按臣又責司道諸臣無使蒙蔽按臣也亦足以明臣等之孱昧矣而猶有浙江按臣張素養者其所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君父市社稷得罪於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交章論劾先是臣等之疏未及於地方人才誠念林下之人不宜苛求非欲其濫舉也卽濫舉亦不意其及三臣卽三臣亦不意其得舉彼皆智人亦知薦舉之招彈射以遺之爲便而素養必欲頌其功德此眞一大怪事當繇司道諸臣之最昏邪者誤之耳素養之疏至通國驚訝遂有言其所舉之有司者如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萬事不理入對羣妾出尋酒人奕棋豪飲狎昵姦吏馮時來通同進賄出諸袖中故居鄉有齊風子之號典郡有馮太守之稱前按臣欲劾之而偶宣洩輜重已發矣乞哀有力者居閒以免至素養則都無欲劾之意其他所舉者可知臣特言此一人使司道諸臣知按臣孤特可以羣聒亂之而長安之師師濟濟者清議自明知府等官知藉力於彊禦不若加恩於鰥寡也夫素養其甚者耳其他按臣尙多不畏嚴旨者如提薦揭薦皆近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而陝西之高宏圖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大受宣大之李思啓猶有提薦如魚如熊掌不能俱舍也論劾多贓而僅擬降調者有禁矣而賢者亦爲之按臣如此乃欲司道諸臣畏之而不敢蒙蔽豈可得哉大抵此時之人如

宿醒少解。尙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可矜。未足稱小人也。然殊不稱其繡衣。誰當避其驄馬。至於高宏圖等。姑未論其舉刺之當否。而蔑旨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伏祈敕下吏部。分別罰治。以警方來臣等所言。皆欲以存臺規之舊。恐新進者以爲改作。至如年例外轉之定於二八月。原非祖制。而行之已久。未可遽變。惟是每次當陞四人。萬厤末年。以臺員太少。止用二人。今臺員多矣。似宜仍復四人之數。使司道諸臣知官無內外。通融遷轉。庶不猥自菲薄。而可以挽回偏重之弊矣。併祈採擇施行。

酌議臺臣陞轉疏

題爲酌議臺臣陞轉之宜。以道蔑旨之罪事。舊例臺臣三差稱職者。咨部內轉。蓋三差三年。乃虞廷考績之期。孔門比及之指。非漫然而已。今人多而無三差者。臣等議於兩差已滿之中。計俸咨陞。已爲權宜不得已之計。蒙陛下委曲允從。通行內外各差。欽遵在卷。今年八月。又當陞轉之期。若有年例而無內轉。則太拂人情。若一差而卽內轉。是臣等先不遵旨。爲罪大矣。臣等不敢也。且揆之事理。亦所不可。夫御史之官。所係於吏治民生甚重。故與巡撫並稱。今天下多事。所賴於按臣尤急。得一能觸邪而衞正者。皋陶之所敬也。而乃使之傳舍其官乎。此則不可也。近議以雲南貴州用兵之地。按臣一差卽咨內轉。若概而行之。卽處處皆爲雲貴。此則不可也。建言賜璜者。謂宜一差而內轉。以爲忠讜之勸。若概而行之。卽人人皆

若賜環。此則不可也。臺員數多。有歷俸三年者矣。三年而完兩差。亦自有餘。乃皆一差。是資俸之深。强半皆家園息偃之所積也。若今次得陞。則將來無復兩差者矣。此則尤不可也。必不得已。於兩差未完者咨部內轉。劄令事完候代而後離任。外轉四人。臣等前疏已言之矣。內轉之數。尚未有定議也。萬厤十五年正月。該左僉都御史魏時亮題。部院會覆。奉　聖旨。本內說御史年例陞轉。是何年事例。著查明來說。欽此。本部查得御史遷轉。有內有外。在內者歲以二員。或三四員。在外七八員。或十數員。本無定數。亦無定期。人見每年遷轉。若定例焉。於是有年例之名。本部未嘗有此例。亦未嘗創此名也。今後仍容酌量人缺。隨時陞轉。不得拘泥舊套。仍稱年例。奉　聖旨。這陞轉既查無事例。今後科道官。或外或內。只量才陞用。不必拘定次數。及人數多寡。欽此。曾幾何時。而年例之稱自若也。又有正陞閏陞之例。不知誰爲此例者。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言人各以其意制法度也。今日之謂矣。臣等叨居憲府。不能力復祖制。而骫骳從俗。有愧前良多矣。然亦欲稍自奮厲。以存面目。今議內轉者曰。閏陞二人。正陞四人。正者論俸。閏者論資。論勞內轉。比之於外爲多。已與舊例相遠矣。有資俸而無勞。則不宜內轉。不宜內轉。則何必別爲閏陞之目。且此時兩差者皆未滿。若內轉太多。則年年皆有未滿者。成何政體。今議惟以四人。提學非一年之差。如受事未久。而資俸已及。必俟其歲考鄉試事竣。而後咨陞。不在四人之數。總之必待臣等咨訪稱職。而後劄令到任。誠恐按臣一轉京堂。外而道府。內而權要。便謂可作人情。蒙蔽請託。徇私滅公。以致聲名虧損。

愛人以德者不能無虛也其在內一年之差已屬安逸不得更求速轉臣等竊見人情之惰慢極矣今年二月初十日該四川巡按御史溫泉謨疏請寬限奉聖旨地方緊急各巡按官俱不準寬限以後復命赴任的都著依限不得請寬欽此臣等謂按臣之家居者見之宜即日就道矣乃皆不以爲意有代者已滿而猶未至者不知其心何以能安萬厤二年令御史交代不得枉道回家往回一體遵守違限兩月以上叅調別用載在會典率皆掛壁不理如此則無論三差即兩差者終少將使臣等之言必不能行往時按臣差滿皆徑自赴京以聽考覈自是敬謹之意後遂恣情請自稽緩今以後舉劾一到臣等即行咨訪其稱職者具題回道旨下即行劄催到任如復趁趄者是謂無禮臣等即當爲鷹鸇之擊矣伏乞敕下吏部議覆舉行臣等不勝惶恐慄息之至

叅劾無知按臣疏

題爲叅劾無知按臣使人知有朝廷法紀事該浙江巡按御史張素養一本爲差滿兼程復命中塗劇病難前懇乞天恩俯賜休致以延餘生以安愚分事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被臣叅罰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辨其所薦姚宗文等皆憑道府開報爲循舊規及齊琦名前按臣未嘗欲劾臣不覺三歎素養之不靈如此姚宗文等屢經白簡之抨彈久犯青編之斧鉞名滿天下而素養不知惟憑道府所報以堂

堂豕史爲人之牛引其棬而東西之納諸汚淖之中而謂之舊規齊琦名之應薦何不稱其賢能而第曰前按臣未嘗欲劾頃接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爲猾吏馮時來所陰陽職行部卽已究革而左右如馮時來者未免復竊其權夫馮時來之究革素養亦未之聞耶凡素養所爲若自無耳目而視天下人皆無耳目者甚不可曉臣憐其無知借以毖今懲後但請罰治輒蒙陛下寬仁止於罰俸五月臣意其羞愧之極有穴卽入感激之深無地可容而復敢於妄辯此又甚不可曉也至於奏疏稱臣卽書堂官之名素養以揭投臣自稱爲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舊規亦不難知以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忿恚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爲無知也今天下風俗敗壞法紀陵夷久矣不知有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叅沈演則辯張論之叅戴君恩則辯爲按臣者已難矣臣皆爲之駁正素養舉人之所必不舉與其所欲劾南北臺臣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爲總憲者不亦難乎如素養之所謂舊規則郡國有道府足耳御史何必巡行臺中有御史足耳總憲徑可裁革矣臣誠憐其無知以爲不足深治但恐桀黠之徒皆佯爲無知以冒文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伏祈聖明裁察如臣言非謬敕下吏部重加議處仍查道府之開薦宗文等者的爲何人併行議處以撤壅蔽庶憲臣得舉其職世道有轉移之機兆民有更生之望矣

自陳不職疏

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重計典事天啓三年復當內察之期部堂官例應自陳臣年七十四歲中萬厤二年進士自推官而陞至吏部考功司郎中十載銓曹告歸者再前後立朝者僅三年而遂違署其無善狀可知矣林居三十年蒙陛下起之田間念其前薪不使居下爲時無幾遽轉今官起廢諸人受恩之厚未有過於臣者也衰頹昏憊後效難圖陛下龍飛以來內察茲始正陰陽消長之會臣得與聞其事即無敢不公而或以不明傷及善類則其罪有不止於曠官者矣臣是以披陳丹悃求賜罷斥乃求以免罪也伏祈陛下慈允臣不勝悚息俟命之至

請給誥命以榮所生疏

奏爲愚臣濫被殊恩比例請給誥命以榮所生事臣以天啓元年三月蒙陛下起之田間爲太常寺少卿歷陞至工部右侍郎正值覃恩之期臣方抱病不能就道及調理稍痊勉強就列毫髮未能報效復轉今官位高肩鉅益難稱塞方感激恐懼之不暇何暇言私今到任四閱月矣回環自念終不能已臣幸生聖世人壽之域累代業儒以仕易農臣祖澤民爲武功知縣猶見臣之成進士臣父汝弼爲館陶知縣見臣爲吏部郎中臣萬厤七年以推官考滿十年爲戶部主事遇覃恩臣父未得受封惟臣母受之臣林居三十年自謂已矣詎意陛下擢在此位又遇覃恩之期皇明燭於九幽歡心溢於四海臣祖父不能無所希望臣往者以早歲隳官致先臣竟未得沾恩數慮母心之靡甯不勝其恨今乃以例得及於祖臣父若有

所待者。則又不勝其喜。臣輒淳濯敷衽。以烏鳥情事。仰干天慈。伏祈敕下吏部。準臣照例。以左都御史頒給誥命。臣當殫竭狗馬之力。以報聖恩之萬一。不敢視忠孝爲兩事也。臣下情曷勝惶悚懇切之至。